肃雨之下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94901061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Fandom:	恋与深空 | Love and Deepspace (Video Game)
Characters:	Valko, Ao Yin | Valko, Ao Yin, 敖尹, ロウガ - Character, 오인혁 - Character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6-10-18 Words: 7,030 Chapters: 1/1

肃雨之下

by Miss_U (opxza)

肃雨之下

一

沿着一道逐渐向上的青石路穿行，林木在两侧变得愈发幽深。我与敖尹在最后一级石阶前站定，望向眼前这座坐落在群山环抱中的宅邸。

我有些惴惴不安地搓了搓手，转头问道："这就是你表姐家？进去之前，要做点什么准备吗。"

敖尹侧过头看我一眼："要不要再复习一遍？"

"复习什么？"

"我们是在哪里相遇的？"

"朋友的派对上，你的手表丢了，来找我问时间。"

"那你是怎么向我表白的？"

我忍不住反问："你发给我的文档中有这一条吗？"

敖尹说得理直气壮："肯定有人这么问，但凡了解我一点的人都知道。"

我只好配合他："好，那我就告诉他们，我非常仰慕敖尹……敬佩他的学识、着迷于他的才华。"

敖尹满意地笑起来："完美，我就知道，找你来做这个任务肯定没错。"

其实，此次前来，表面是拜访敖尹的家人，实则是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——临空市近期高危流浪体案频发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叫做罗狄的男子。他是这些高危流浪体爆发案的幕后黑手，也是敖尹追索已久的家族叛徒。

"那你也复习一下，"我伸出手指，戳了戳敖尹挺拔的胸膛，"我之所以答应假扮你的女友过来，目的是？"

"罗狄行踪不明，你们协会想抓人也找不到，偏偏被我找到了。"敖尹不紧不慢地回答，"等对他的处置结束，你要拿结果回协会交差。"

我学着他的语气回敬道："完美，我就知道，找你来协助我的任务肯定没错。"

敖尹闻言，朝我轻轻挑眉。我冲敖尹笑了笑，又瞥了一眼面前古色古香的宅邸大门，心底忍不住往下一沉。

只是，罗狄作为叛徒，敖尹的"处置"对他来说恐怕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……

二

踏上最后一级台阶，一张威仪刻入眉眼的脸清晰地映入眼帘。

敖尹低声向我介绍："那是丽诺。我的表姐，这一支的家主，也是罗狄的妻子。"

我望着她凛冽的眉目，心底暗自思忖：家主啊，那一定是位很成熟稳重的女性了。

丽诺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我："你就是敖尹带回家的朋友？"

果然，一开口就很有压制人的气场……

我微微欠身："您好，叨扰了。"

话音未落，风卷着清香扑面而来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已经被紧紧搂进一个怀抱。

我："！"

丽诺松开半分，指尖轻轻捏了捏我的脸颊，眉眼满是兴致。

"哎呀，哪里给他找到的漂亮人类小姑娘，给姐姐亲亲！"

敖尹在一旁无奈地开口："……表姐，她是人类，皮肤薄骨头脆，你轻点。"

丽诺闻言，打趣的目光在我与敖尹之间来回扫了一圈，这才松开我，抬手示意我们跟上。

在丽诺的带领下，我们步入宅邸，沿着回廊向议事厅的方向走去。

"不过敖尹，你的家人都这么热情吗？"我问。

"就连狗也是——"

话还没说完，忽然间，一只狂奔而来的金毛犬纵身跃起，前爪搭上我的裙摆。

它蓬松的尾巴用力甩得像个螺旋桨，汪汪叫了两声，鼻尖不停蹭着我的手背，亲昵地往我身上拱。

敖尹的语气听不出半点意外："嗯，因为你已经染上了我的气息了。"

这时，一个顶着卷卷头发的小男孩忽然从廊柱后探出头来。

"姐姐，你和我们的气息不一样，罗贝尔能发现。"

我蹲下身，笑眯眯地问他："罗贝尔是你的名字吗？真可爱。"

敖尹纠正道："罗贝尔是那只狗的名字。"

"……"

"他叫卷毛头，是丽诺和罗狄的儿子。"

卷毛头嘿嘿一笑："嘿嘿！不过爸爸好久没有回来啦。"

金毛汪汪叫了两声，扭头就往庭院深处跑。卷毛头瞬间忘了方才的心事，拔腿追了上去，和金毛在庭院里嬉闹追逐起来。

我忍不住再次回头看向那个跑远的小男孩——他还不知道，那个被称为"父亲"的男人，再也不会回来。

丽诺适时地话锋一转："还是说回正事吧。"

卷毛头消失在视野尽头，丽诺脸上的温柔被一种意味深长的审视所取代。

"有关罗狄的具体情况，在你来的路上我都听说了。"她说，"这么久了，他像人间蒸发一样，谁都找不到他。大家都以为他死了。可最近，你又发现了他的踪迹。但你居然怀疑他死亡的消息是我帮他散布的？"

丽诺的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锋芒，我心里顿时一跳：等等，气氛一下子就剑拔弩张起来了吗？

敖尹迎上她的目光直视回去，神色没有一丝波澜："所以在水落石出之前，我先来征求你的意见以示尊重。不过，他接下来躲到哪儿，我就派人杀到哪儿。"

丽诺："……"

空气无声地焦灼着，只有脚步落地的声响清晰回荡，如同细锤轻轻叩击人心。半晌，丽诺才将审视的目光从敖尹身上移开，笑着抿起唇角。

"呵，行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早就想换个丈夫了。"

老管家不知何时已候在回廊尽头，微微躬身："诸位，议事厅到了。几位家族长老也都在里面等候多时了。"

廊外立着几株苍劲古木，厚重的雕花石栏沿廊道延展，远处屋宇飞檐沉敛，古朴庄重。沉寂压在庭院上空，连风都放轻了动静，诉说着这个古老家族独有的肃穆沉郁。

重视血脉与亲缘的家族，在处置犯了错的族人时，往往犹豫不决、优柔寡断。可敖尹显然不会。

我一边走一边小声问他："这种家族会议的场合，你们一般是文谈还是武谈？"

敖尹一本正经地回答："文谈吧，我口才一向不错，每次没说几句，他们就满口答应了。"

"……这、这样啊，"我有些诧异地望向敖尹坦然的神色，"那真是想见识一番。"

正当我要迈步推开议事厅的大门时，白发苍苍的老管家忽然微微躬身，拦住我的去路。

"按照规矩，外人无权参与今日议事。"

空气有一瞬的凝滞，敖尹抬眼看向他。

"她是我的客人，在这里，所有人都必须欢迎她。"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，"我说得够明白了吗？"

三

敖尹挽住我的手，穿过整齐分立两旁、恭敬垂首姿态的侍者，坐在长桌的最上席。

我强压下心底翻涌的不安，目光不动声色扫过两侧列队的人群。

要处置家族内部的核心成员，需要集齐各族长老的印信，这也是敖尹来这里的理由。

会议开始，丽诺率先开口，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："各位也都清楚了，我的丈夫罗狄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。擅自安排族人进行芯核植入，荼害族人，背叛家族……作为这一支的家主，我理应将他除名，并交由敖尹处置。"

席间一位长老迟疑着开口："即便罗狄有错，是否也应先囚禁起来，交由家族审判？"

另一位长老附和道："这、这其中说不定有什么隐情……"

敖尹垂着眼，任凭周遭此起彼伏的议论声涌入耳中，徐徐吐出一口气："……"

他抬眸，冷冽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："既然各位长辈都在，我就直说了。罗狄必须死，他的罪证和下落都在我手上。他的亲朋好友我要查，今天帮他说话的人我也要查。"

敖尹顿了顿，语气愈发轻描淡写，眼底却凝聚着锁定猎物的幽光，"顺便，来的路上我让人把下山的四条路都堵上了，你们的车你们的人也都扣下了。"

我心头猛地一震：什么时候的事……？！

一位长老猛地站起身："你——！"

敖尹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向后一靠，倚在泛着光泽的皮革椅背里。

"麻烦各位在他的罪证书上留个印信，也能让他死得明白些。"他漫不经心地拂了拂衣袖，侧首看向丽诺，"表姐，你刚好可以借口丧夫之痛去海边度个假。"

"……"丽诺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抬头环视四周，"诸位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我没有了。"

那位长老张了张嘴，终究还是一个字都没能说出来："……"

敖尹轻轻敲了敲桌面："很好，那就是没有了。"

人群静默着散去，我看得瞠目结舌，久久没有缓过神。

"这就是你说的文谈？"我难以置信地问。

"是啊，"敖尹唇角浅勾，漫不经心地玩弄着手指上的戒指，"每次有异议的时候，都十分奏效。"

丽诺再次走到敖尹面前，这次的神情却十分严肃。

"不过，我还有两个条件。"她说，"第一，罗狄的财产，必须一分不差地转到我的名下。第二，你要确保他的过错，不会由他的孩子来承担。"

敖尹轻笑一声，几乎没有半分迟疑："如您所愿。"

四

踏出房门，方才唇齿间裁决生死的肃杀，被庭院中过于明亮的阳光瞬间稀释。我微微眯起眼，思绪仿佛还封冻在方才那间长厅里，慢了半拍才跟上周遭的温暖。

敖尹似乎察觉了我的愣神，抬手在我眼前轻轻一挥。

"发什么呆。"

"只是觉得，"我回过神来，盯着他笔挺熨帖、没有一丝褶皱的西装衣领，"你家里这些盘根错节的事务，比我想象中要复杂许多。"

一阵清脆的嬉笑声飘来，将我与敖尹的目光一同吸引过去。远处，绿毯般的斜坡草地上，卷毛头正在和罗贝尔玩着巡回游戏。

我望着那个小小的身影："……卷毛头还不知道自己父亲的事吧。"

"你是在担心他？"

"嗯。"我轻声说，"平静的生活就要被打破，对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，是一种残忍。"

"那该怎么？"敖尹反问，缓缓踱步朝草地走去："让他一直活在'爸爸去了远方'的童话里？迟早有一天，他也会长大，会在家族里有一席之地。无知无觉地生活，对他来说才是一种残忍。"

远处的卷毛头见我们走来，也欢呼雀跃地朝我们跑过来。

"小舅舅，你们聊完事啦！可不可以把球丢给我？"

网球骨碌碌滚到脚边，敖尹俯身拾起。

"那，最后一个问题——"我看着他，心底闪过一丝悸动，"你还是小狼的时候，也是这么成长过来的？"

敖尹正准备投球的手臂顿了片刻，他忽然侧过头，目光落在我脸上。风卷着青草的气息掠过，扫过他高挺的眉骨，又卷起我鬓边飞舞的发丝。

"是在工作调查，还是在关心我？"

"……你就当是两者都有吧。"我别过脸，"我只是忽然觉得，自己像是从来没有了解过你的世界。"

"早点看清我的世界，不好吗？"

敖尹手臂一挥，网球在空中划出轻盈的弧线，飞向远方的草地。

半晌，他的声音才从风里传来，很轻，却字字分明。

"我不是这样长大的。"

敖尹没有回头，目光落在很远的地方。

"所以，背叛是不能宽恕的罪行，他们该死。"

五

一个月转瞬即逝。自那日后，敖尹的整个家族已对罗狄布下天罗地网。这期间，敖尹只断断续续发来过几条语焉不详的消息。

这天，我忽然接到了他打来的视频电话——

"嗡嗡——"”

接通后，背景是敖尹位于临空顶层公寓的宽阔客厅，落地窗外，灯火如同倾泻的星河。奇怪的是，敖尹独自坐在较远的地方，视线没有投向镜头，似乎完全没留意到我。

正当我打算开口打招呼时，画面里却突然探出一颗头发卷曲的毛绒小脑袋。我定睛一看，这熟悉的发型，不正是卷毛头吗？

卷毛头伸出手指，俏皮地冲我比了个嚓声的手势，然后故作天真地向旁边问道："小舅舅，你说临空有五颜六色的摩天轮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"

"嗯，周末带你去。"敖尹的声音从画外传来，"不过待会你得告诉那个姐姐，你想跟她玩，你想见她，你邀请她来小舅舅家。不许说是我说的，听到了吗？"

"哦——"卷毛头拖长了声音，随即又补上一句，"可是，电话刚刚已经接通了呀。"

敖尹："……"

敖尹的声音一下子卡在了嗓子里，像吃饭时突然咬到了舌尖。

我忍着笑："那个，需要我再挂断重拨一遍吗？"

无视了敖尹一脸吃瘪的表情，卷毛头兴奋地扎进了镜头里。

"小舅舅的女朋友姐姐，又见面了！"他叽叽喳喳地说，"舅舅刚刚说你们还没有进行过正式的标记，所以喊你小舅妈不礼貌。不过小舅舅的女朋友姐姐，'标记'是什么？"

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："？"

敖尹思索片刻，一本正经面地解释道："就是喜欢一个东西，就让她成为你的。"

卷毛头不依不饶："可喜欢一个东西，为什么要让她成为我的？"

"……"

"那反过来也可以，你就成为她的。"

我在一旁听着，忍不住腹诽：等等，这都是什么歪理……

"总而言之，舅舅说他很想你——"

"是吗？"敖尹在凉凉地插了一句，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
"……不对！"卷毛头急忙改口："舅舅说我很想你，你有时间过来玩啊！"

话音刚落，他悻悻地对着镜头做了个鬼脸，立刻脚底下抹油，一溜烟奔到一旁找金毛嬉闹，生怕晚一秒就会被敖尹抓住。

看着卷毛头跑出屏幕，我到底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"哈哈哈哈哈……！"

"笑什么，"敖尹凑近镜头，"这么多天，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"

或许是太久没有他消息的日子的确有些无聊，我忽然起了逗弄他的心思。

"那你先说，为什么忽然给我打电话。"

敖尹眼神躲闪，视线飘向一边，刻意避开镜头。虽然他脸上仍然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，可暴露在画面的耳尖却泛着微微的红。

"家里人听说我交了女朋友，他们想见你。"

"……"

"流言都传开了，你说怎么办？"

"你就说我们八字不合，又受了情伤……"我掰着手指胡诌，"足够应付一阵子了吧？"

"狼对伴侣非常忠贞，这个借口骗不过他们。"敖尹语气有些急促地补充道，"要是想不出借口的话，就再扮一阵子。正好后面还有几个家族聚会——"

正不知如何回应，视线正好捕捉到身后的卷毛头，我借机岔开话题。

"不过，卷毛头为什么会在你家？"

敖尹一改刚才的局促，眼神又重新沉了下来。

"因为罗狄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。"敖尹盯着卷毛头天真的笑脸，说："他需要面对他成长的第一课。"

六

自从追杀令发布后，成了惊弓之鸟的罗狄在敖尹的围剿下仓皇逃窜。近来几起离奇案件，背后都隐约晃动着他的影子。而我每次前去处理时，总能"恰好"发现敖尹刻意留下的一点线索——那仿佛是他处理完现场后，随手留给我的、用于交差的暗号。

我心底默默叹一声，这家伙……

这天凌晨，手机忽然震动起来。我手忙脚乱地从被窝里探出头，点亮屏幕，刺目的白光骤然撞入眼底，瞬间驱散了我残留的睡意。

敖尹的消息？凌晨两点，这时候……？

信息里只有一串地址和简短的留言——他们的人已经堵住了罗狄，就在临空市郊的一处仓库里。

我没有半分犹豫，立刻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穿好装备骑上车就急忙往外赶。抵达敖尹发来的地址时，他与身后一群手下似乎已经部署多时。

"等等，"我压低声音，"你是说，卷毛头被自己的父亲绑架了？"

"放心，卷毛头没事。"敖尹见我神色紧张，便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"那小子大概是太久没看到自己的父亲，就傻乎乎跑去了。"

"罗狄怎么样了？"我目光飞快扫过敖尹全身，将他从头到尾打量一遍，："他没伤到你吧？"

"罗狄也已经被控制住了，"敖尹冷笑一声，"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当作谈判筹码的人，你指望他有什么脑子。"

话音落下的同时，他极其自然地侧过身，向旁边的手下伸出了手，接过一把装有细长消音器的手枪。

"……我都不知道你还擅长用枪。"

敖尹检查消音器后，熟练地将子弹重新装进弹膛里，头也不回地吩咐："门口守好，别放人进来。"

仓库中央，罗狄被按跪在地上，衣衫褴褛，脸上带着新鲜的淤伤。

见到我们进来，卷毛头先是眼睛猛地一亮，转瞬又耷拉下眉眼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哭腔："小舅舅，你终于来了！他们为什么要把爸爸绑起来？"

"因为你父亲做错了事。"敖尹没有看向卷毛头，而是穿过他径直走向罗狄，"做错了事的人，就该受罚。"

他停在罗狄面前，垂眸看着这个狼狈的叛徒。冷白的灯光自仓库顶斜斜落下，将他半张脸埋进晦暗难辨的阴影里。

"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所以一见我就这副表情？"

罗狄咬着牙，一言不发："……"

"姐夫，你不知道你的命有多抢手。追你的仇家很多，好在这一个月我都帮你解决了。"敖尹慢条斯理地把玩着手中的枪托，指尖在扳机处轻轻摩擦，"哪怕你被挫骨扬灰，也得拿集尘机把你拼回来啊。你得按照我挑的死法死。"

罗狄猛地抬头："你——！"

敖尹抬起手腕看了眼表，而后拇指拨开保险栓，"我的耐心只够分给遗言环节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，趁现在。"

"你不能、你不能当着他的面杀了我，你——"

没等罗狄说完，敖尹便将枪口抵住他冷汗淋漓的额头。

罗狄浑身战栗，眼底满是濒死的恐慌，他骤然转头，望向呆呆地站在一旁、满脸苍白的卷毛头，像是抓住了救命浮木般狰狞大喊："儿子，儿子，快帮爸爸求情！告诉他一切都是误会！"

卷毛头被吓得一个哆嗦，他怯生生地看向敖尹，忍不住哭喊起来："小舅舅，你可不可以放过爸爸？"

敖尹偏头看了卷毛头一眼，却没有移开枪口的动作。他定定凝视着那张煞白的小脸，语气平静却残酷。

"你要看着他死吗？"

"我……我……"卷毛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无助地攥紧了衣角，"不要，求你不要开枪……"

"闭上眼睛。"敖尹落下这么一句，冰冷的目光再次锁定在罗狄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面庞上。

"求、求求你！放我一马，看在家族的份上！"

敖尹忽然笑了。

"好啊，看在家族的份上。"

"晚安。"

"砰——"

一声枪响过后，一切归于沉寂。

七

罗狄的葬礼于三天后在临空市郊的家族墓地举行。对于一个"叛徒"而言，这葬礼算得上隆重，世界各地的族人悉数出席。

身后黑压压的人群撑着清一色的长柄黑伞，随着年轻的家族首领走入墓园的林荫道。不知去处理了什么事，他的脸上沾了一点血迹，又很快随着雨水冲刷而去。

墓前，敖尹静静站定，沉默了很久。

"……"

他忽然将一纸悼词扔开。雨声淅沥，他的声音却穿透雨幕，衬得更加清晰而冷硬。

"我们共享血脉、家族，还有荣辱。"

"但任何背弃了这一点的人，就会像他一样，只能被钉在棺木里。"

"以上，是我对各位的忠告。如果听不进去，那就会是讣告了。"

雨声沉沉，沉寂的墓园终于响起动静，庄重肃穆的葬礼，正式开始。

在最后的告别仪式上，我看见了卷毛头。

他死死盯着敖尹，通红的眼睛里烧着我从未在这个年纪的孩子眼中见过的东西。

"我会杀了你，迟早有一天！"

敖尹盯着卷毛头通红的双眼，忽然弯下腰，揉了揉卷毛头的发顶。

"行啊，我等着。"

"等你长大了，如果你想，也可以用任何方式来找我清算今天的一切。"

我站在不远处，久久说不出话来："……"

仪式结束后，丽诺走到敖尹身边。她撩起黑色头纱，对敖尹投以感激的目光。

"谢谢你，没让我在这个孩子面前扮演坏人。"

"表姐，"敖尹摇了摇头，"我这么做不是出于同情，而是我要这么做。"

我站在敖尹身旁，望着他脊背挺直，严肃的侧脸浸在昏沉的雨幕下，看不出情绪。

手心一沉，敖尹将一枚袖扣递给了我。我知道，那是罗狄身份的证明。

"罗狄已经死了，拿它去向协会交差吧。"他说，交叠的指尖传来他温热的体温，"……等我一会儿。葬礼结束后，我送你回去。"

我正要应声，身后忽然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。

"很像一种被迫成长的残忍仪式，不是吗？"

我转身，看向身后西装革履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陌生男子，他友好地冲我笑了笑。我想起来，这些天，我常常在敖尹身边看到他。

也许是我脸上疑惑的表情太过明显，对方善解人意地解释起来："我和你一样，对这里来说是个格格不入的人类。"

我有些意外，随即问他："既然被邀请参加这种重要场合，你应该和他们家族结识很久了。"

"但每次参加这种场合，总会觉得是两个世界。心里都会浮起不一样的感受。"

我追随着他的目光，看向不远处的敖尹和丽诺。

"是觉得更融入了吗？"

他笑了笑，摇头。

"不，是觉得更不一样了。"

不知何时，雨又下起来了。这世界上的雨，打在他身上还是打在我身上，看起来没什么不同。但它们落在不同人肩上的重量，终究是不一样的。

"差点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高晨，是他们家族的遗产律师，兼风险管理顾问。"

我握了握对方的手，轻笑道："那接下来的几天，你应该会很辛苦了。"

"分内的事。"

对方回以一笑。

我跟在他身后，走上前，在棺木前放下一枝洁白的雏菊。

葬礼在傍晚结束，花园里的人群逐渐像墨滴在水中缓慢洇开。电影进入尾声，观众也该离席了。

我跟随着沉默的人群往外走去，目光习惯性地寻找那抹熟悉的身影。

要当面道个别吗？

正思忖着抬起头时，敖尹刚好远远看了我一眼。他似乎想说点什么，可很快被人群簇拥着挡住了视线。

算了……发生了这样的大事，家族里又来了这么多人，应该有得忙了。

想了想，给敖尹在手机上留了言后，我便离开他们的家族墓地，回到山脚下。

八

环山公路上，只有一辆通往市区的老式公交车还在运行。车里人不多，除了司机，只剩下一名坐在前排昏昏欲睡的乘客。

车子刚驶出去数十米，忽然停下。

我望着车窗外昏暗的天色，忍不住疑惑：都这个时间了，还有其他人搭车？

等等，那个人是——

那人走过来，对着前排的乘客说了什么。对方像是听到什么天方夜谭，先是震惊，然后欢天喜地地下了车。他又理所当然地在我身旁的空位坐下。

昂贵的西装面料擦过我的手臂，带来细微的摩擦声。

"……敖尹，你穿成这样坐在公交车上，真的很惹眼。"

"那不是正好，你可以多看几眼。"敖尹理直气壮地紧贴着我，身上还带着尚未散去的雨气，"不是说好我送你回去吗，怎么先走了。"

"我是担心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，忙不过来，所以……"

敖尹显然没认真听我的解释。他充耳不闻地侧过身，然后，将头搭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
"你这是——"

"人生中第一次坐公共交通工具，我紧张。"

他闭上了眼睛，睫毛在眼睑下投下淡淡的阴影。

"你刚刚跟那个乘客说了什么，他愿意把位置换给你，还欢天喜地地下车了？"

"我跟他说，位置让给我，站台边的那辆跑车就归他了。"

"……"

"葬礼刚结束，你就这样跑出来了？"

"嗯。"

"不是还要处理很多事情吗？"

"回去再说。"

"就为了在我肩头睡一觉？"

"是啊，"他把脸往我肩窝里又埋了埋，声音闷闷的，"就为了在你肩头睡一觉。"

"……好吧。"

肩头的重量沉甸甸的，但我知道，他根本就没有睡着。

"敖尹，你真是世界上最让人猜不透心思的人……狼。"

公交车缓缓驶入一段林荫路，雨声变得稀疏。这世界上的雨，打在他身上也打在我身上，也许分量是不同的。但是，在这一刻，我们头顶这片小小的、干燥的天空，是同一块。

"给我讲个故事吧？"我轻轻晃了晃他。

没有反应。

我锲而不舍地补充道："合约还没结束，我总得再了解你一些，才不容易被拆穿。"

敖尹沉默了一会儿。

"……"

"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只小狼，它跑啊跑、跑啊跑。"

"跑过了很多个雨天……"

"终于找到了它最喜欢的味道。"

（全文完）

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